

大河湾

灵动
党永立

摄于运城盐湖



诗美

盐湖之春

□李志涛

一路欢腾
她的笑容
点亮了盐湖的朦胧
让我们深深沉醉于
这美的相拥

盐湖岸畔
游人如织似繁星
眼眸中映着
这自然的馈赠
盐湖
历史镌刻的自然风光
是国家怀中
珍贵的宝藏

远方的客人
为这美奔赴不停
运城
因盐湖披上璀璨的披风
在岁月长河
闪耀独特的光明
未来的故事
写满美的憧憬

春的信笺

□陈琦

小孩
弹奏着早春的乐章

垂柳对我说
“我裹着一身嫩黄”
轻歌曼舞着春的序曲

杏花对我说
“我粉的像霞，白的像
雪，红的像火”
向世界展示春的热烈

细雨对我说
“我淅淅沥沥，滴答滴
答”
雨里编织着生机

春天就这样走来
她挥毫泼墨
写满诗意的书卷

无题

□赵安发

撑天大树荫遮楼。
河东宝地风光美，
舜禹家乡气象牛。
百载拼搏成正果，
祥和苑里享清幽。

散文

杏花红杏花白

□胡春良

三月，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，就像奶奶温暖的微笑，亲切、纯朴、绵长……

与三月一同来的，是迎春花，是山桃花，是杏花，这是一队队的春！也许是杏花的偏爱，我觉得她不仅是三月一样美好的信使，还带着明显的家园意象和情感。

杏花花期早，花色艳而淳，花香淡而雅，你用什么形容词赞誉她都不为过！

杏花是同三月一起来的，她是三月的粉纱巾，让春的讯息充盈天地间。

我一直固执地认为，我们的家园是有个性的，我们的生活是有表情的。一些朴素的意象，却是家园最强烈的符号，比如几只鸡，或者一只狗，就让人知道这是家园；比如古朴的老屋子，土墙前有一株杏树或桃树，这就是令人心头一热的家园。

喜欢三月，一样喜欢杏花。杏花最爱三月，也最懂三月。刚进入三月，天地之间还很荒凉，也有些冷，但是杏花就按捺不住了，她涨红了脸，鼓胀着花蕾，那一丝娇艳，那一抹云锦，已在酝酿着炸裂的激情。乍开的粉红，在枝头，在蓝天之下，在三月的阳光中，同风一样抒情，成为娇美的存在。三月在微笑，辛勤的蜜蜂在奔忙，不多的蝴蝶也是轻舞翩翩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粉红的花瓣很快变成白色，在房前屋后，在阡陌道旁，在田间地头，让三月的早春楚楚可爱，纯净妩媚。有了杏花这个信使，有了杏花对三月的呼应，当杏花落英，春天就像打开了闸门，十里春风，树树繁花，山河锦绣，春水奔流！

说起杏花，是刻在生命的记忆，是同乡愁一样永恒的情感。家乡在中条山深处的大宽河边，是一个古老、淳朴又带着土香的小山村。杏树是家乡普遍的存在，几乎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都有种植，田间地头、大石头上、山坡上、悬崖上也都有她的存在，每每春天，那就是任性恣肆的花海，就是春光浓郁的情感宣泄。我的家乡好似天上人间、世外仙境。在我眼前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，一头健壮的大黄牛，似乎也沉醉在枝头的花海花香，它仰望着，一动不动，美丽犄角是一种力量，这雄性的壮美与花香相谐相融，家园活色生香，充满春天的力量。

我眼前还有另一个场景，一位几乎没有走出过大山的老奶奶，她不知道山外面的世界有多大，不知道山外面是不是也有杏花树，但她一定知道比她年龄还大的杏花树，这棵树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，树枝很小，树干上部也空了，似乎也不怎么结杏了。只记得有一次在树下捡到过两个杏子，很小，圆圆的、红红的，味道很好。

记忆中最早的杏树有两棵，一棵长在屋背后，一棵长在大门外。屋后的那棵杏树是野生的，树干需要两个人才能合抱，树高应该超过30米，它究竟在那里生长了多久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爷爷说比他的年龄还大。我小时候，那树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，树枝很小，树干上部也空了，似乎也不怎么结杏了。只记得有一次在树下捡到过两个杏子，很小，圆圆的、红红的，味道很好。

大门外的那棵杏树，是自生的，它什么时候长出来的，谁也没有注意到。当它长成比筷子粗一点的时候，爷爷说要拔掉它或砍掉它，我不乐意了，我馋杏子啊，希望它快快长大。

大，结出许许多多杏子。正是我的极力反对和保护，小杏树得以保留。大约三四年的光景，杏树长得像模像样了，但爷爷并不看好它，认为自生的没有嫁接的杏树结下的杏好吃，或者很少能结杏。第一次开花，只在偏枝上看到稀稀拉拉几朵，在我的守护下居然坐果三四个。我小姨家的孩子，当时也只有几岁，他来我家也看到了杏子，非要吃，我偏不让吃……

后来，那杏树的确争气，品质也特别好，成为小村最特别的存在。许多人会折下树枝嫁接，小村同品种的杏树越来越多。杏子成熟时，爷爷奶奶总会摘下许多送给乡亲，对小孩们也很大方。只是树长在石堰边，那地堰有3米来高，爷爷怕小孩从树上掉下去，把靠近堰边的树枝全砍了。

很庆幸，我的杏花情结在许多年后得到了延续。单位的园子里种了许多杏树，办公楼外的草坪里也种了不少，站在窗前就可以看到。每每花蕾初绽，我总会在饭后的空闲时间仔细观察，欣赏枝头的春色，把三月和花蕾一同摄进镜头；花开了，那一簇簇一枝枝，如蝶似雪，我更是痴醉，忘记了时间，忘记了自己存在的。那花枝是不是从童年的大山里伸过来，那小蜜蜂小蝴蝶是不是从童年飞来的，我想轻轻哼一首歌，我想傻傻地对着枝头笑。对三月所有的感动，对春天所有的热爱，都在天地间的那份暖意融融，和风流淌……

经过冬的酷寒与煎熬，杏花在等待，在坚守，相约三月。杏花如此，人生何曾不是？

三月春归，杏花红杏花白，家国山河，云天宏阔……

随笔

青青榆钱飘清香

□南崇俊

惊蛰过后，伴随着温煦的春风，树木赶趟似的生出嫩芽。又是一年榆钱绿，青青的榆钱，淡淡的清香扑面而来，把我的思绪也带回到孩提时代。

小时候，物质缺乏，经济不富裕，春季更是缺菜少粮，青黄不接。还好，大自然馈赠给人们生活的希望，春季各种花开，好多花、叶是春季的美食。我爱蒸槐花，也爱蒸地菜，更爱蒸榆钱。当榆树还没长出榆叶时，串串的榆钱，是乡村最美的风景。那绿色的榆钱如繁星点点，密密麻麻盈满了枝头，风吹枝动，一团团，一朵朵，你挨着我，我挤着你，好似一个个调皮活泼的孩子，争先恐后地迎接春风的爱抚，迫不及待地融入春的怀抱。

每逢榆钱嫩绿时，我们三五个娃娃，放学后来不及把书包送回家，就不约而同地出来爬树捋榆钱，好像春光早已把激动的心与翠

绿达成了相约的默契。小伙伴们身手敏捷地爬上树，伸手拉住榆钱树枝，一把攥住一串，只听“哧溜、哧溜”就把一串榆钱捋了下来，一串接着一串，急急地填进嘴里，让齿颊间淌满一丝馨香、一丝甜美。

嫩绿晶莹的榆钱在枝条上颤动，小伙伴们捋一把放飞在风里，比谁的榆钱飘得远，比谁的榆钱飞得高，榆树上成了孩子们采收美味与开心的乐园。再一看，满地已成榆钱雨，青青的小榆钱躺在大地的怀抱，笑声在榆钱的舞蹈中飞扬，少年时光的快乐回荡在春天的风景里。

榆钱在母亲的巧手中，变成了我们全家饭桌上的一道美食。最爱吃母亲做的“榆钱菇蕾”。先将榆钱择洗干净，晾干水分，撒上盐，拌上一些面粉，放在蒸馒头的箅子上，上锅蒸个十几分钟就熟了。出锅后，放在盆里拌上蒜汁，滴上几滴香油，那香味满屋都是，菜没入口，味已进了脾胃。一家人围着桌边吃着香喷喷的“榆钱菇蕾”，比

过年吃肉还香呢。每年盼着榆钱挂满枝头，其实是盼着那顿美味的“榆钱菇蕾”。

当然，榆钱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，当四月一过，树上的榆钱就开始干黄了，变成了榆树的种子。风一吹，它们就像雪片一样从榆树上飘落下来，散落得到处都是。榆钱似乎有着非凡的生命力，无论命运把它们抛到哪里，只要一挨到土壤，就会生根发芽，成长起来。

记得20世纪70年代，我家盖新房时，用的都是榆木椽。父亲说，榆树虽然木质粗糙，又沉又硬，但宁弯不折。

我喜欢榆树，虽然没有松柏的伟岸挺拔，但它不失刚毅和苍劲；虽然没有杨柳的婀娜与妩媚，但极具繁茂与旺盛，敢向严寒和酷暑挑战。

如今，那满树飘香的榆钱对我来说已不是风景和美味，而是一种深深的怀念。怀念那喧闹的村庄，怀念那温馨的母爱，怀念那远逝的童年！